

宋恕之師友網絡及其日本觀*

唐屹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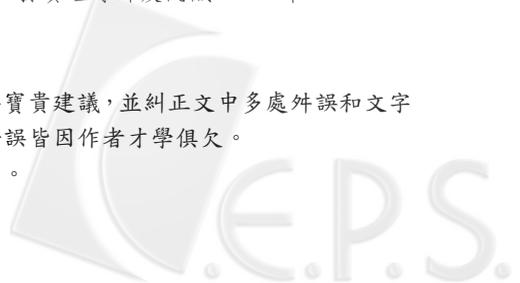
摘 要

宋恕係晚清著名思想家，因受宋代永嘉學派經世致用之學影響，致力改革不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曾赴上海、南京與杭州等地遊歷，因親眼目睹受戰亂波及之城鎮與上海租界的繁盛，其間強烈對比更堅定其改革精神。先後謁見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冀期能實現維新變法，以達“除周後之弊，反秦前之治，塞東鄰之笑，禦西土之侮”，但均未獲重視。

宋恕之思想資源除鄉學永嘉學派、佛學與西學外，東學更是其中重要一環。早在1887年，隨岳父孫鏞鳴至上海、南京等地之書院協助襄校課卷時，即利用課暇，尋求日本史書，考究明治維新經驗。之後更藉由朋友介紹，認識多位來華日人。除與之借閱日本書籍外，更利用筆談方式談學論道。此外，亦曾將日本人介紹給俞樾、孫寶瑄等師友認識。1903年，

* 本文初稿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並糾正文中多處舛誤和文字謬誤，謹此敬致謝悃。文中所有錯誤皆因作者才學俱欠。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宋恕前往日本參訪，受到日本學者熱烈歡迎。此次參訪經驗，益增強學習日本的想法。其後，宋恕更欲以日本文字、語法為藍本，改革中國文字，顯見師法日本的精神。

宋恕嘗自云：“百年心醉扶桑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深刻道出其思想特質，亦間接指出其與日本的密切關係。本研究意欲透過宋恕為考察核心，旁及其師友網絡，深入探究宋恕之日本觀，與其建構之師友網絡在生活、學術與思想資源等面向中，發揮何種作用。

關鍵字：宋恕、師友網絡、日本觀、思想資源

一、前言

儘管在魏源(1794-1857)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後，並未引起廣泛重視，但綜觀晚清以降的發展，莫不以學習西方技藝、制度與思想等為首要之務，其後連向來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亦成為學習對象。隨著時局轉變，晚清士人的關注眼光從英國、美國、普魯士、法國、以至日本，係有其脈絡可尋¹。由於日本全面向西方學習，逐步朝向工業化、現代化邁進，致使日本能取得與英美等國的平等地位，並躋身世界強國之林。故從1880-1890年代開始，逐年增加的留學生、政府官員與知識分子，相繼前往日本進行學習與考察，除政治、軍事、司法與思想等方面外，教育制度

¹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212-227。

更是關注焦點，相關遊歷日記或考察記實等，均有詳盡記述²。日本成功的西化經驗，成爲晚清士人規劃國家發展藍圖的重要參考指標。如黃遵憲(1848-1905)在〈日本雜事詩自序〉中謂，「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爲古今萬國所未有」，並慨嘆「中國士夫，聞見狹陋，於外事向不措意」，故撰《日本雜事詩》以明「是非得失之宜，長短取舍之要」³。康有爲(1858-1927)在〈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中，詳細說明中國採行日本經驗的可行性與優勢，並直言：「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⁴。宋恕(1862-1910)則係晚清另一位積極倡言學習日本經驗的重要士人，如在1895(光緒21)年〈致錢念劬書〉中表露日本能“自新”，中國亦有“自新”的契機⁵；1898(光緒24)年致書業師俞樾(1821-1907)，明確表示：「苟欲保種、保教，非引扶桑而親之不可」⁶。

² 部分遊歷日記或考察記實均已彙編出版，可參閱：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孫雪梅、劉雨珍(編)，《日本政法考察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匯編·中日詩文交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匯編·日本軍事考察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³ 黃遵憲，〈自序〉，收入：黃遵憲(著)、鍾叔河(輯校)，《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23-24。

⁴ 康有爲，〈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收入：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222-224；所引在頁224。

⁵ 宋恕，〈致錢念劬書〉，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35-537。

⁶ 宋恕，〈又上俞師書〉，《宋恕集》上，頁589。

因此，在朝野的大力推動下，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愈形密切，其影響力亦與日俱增。然而晚清士人如何評價日本的崛起？其對日觀感、態度為何？思想中又有多大程度受到日本影響？凡此種種，均有待進一步釐清，始能給予解答。康有為、梁啟超(1873-1929)等人的日本觀、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及其與日本的關連，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⁷。然而不同於康、梁等全國性知識分子，作為地區性知名士紳、亦曾大聲疾呼學習日本的宋恕，卻未嘗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透過宋恕的考察研究，並結合其師友網絡的析論，或許更能瞭解中國士人的日本觀及其對日態度。

過去對宋恕的瞭解多集中於：婦女解放與維新變法思想等方面，甚少針對其來自日本的思想資源及其與日本學者交往、赴日參觀經驗等方面，進行析論。故本文擬以宋恕為例，深入考察宋恕對日本的認識，及其如何獲取日本思想資源，並將之融入傳統思想脈絡中。此外，本文亦希望以宋恕為例，勾勒傳統士人師友脈絡的建構，並解析其中複雜的關連。

針對晚清留日學生、官員考察或知識分子赴日參訪等相關資料彙編，已有若干成果，內容涵蓋教育制度、政治法律、軍事與詩詞唱和等諸多面向⁸。相關研究專著，則有：熊達雲、汪婉教授分別針對清末中國官民前

⁷ 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⁸ 相關資料彙編，包括：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下；孫雪梅、劉雨珍(編)，《日本政法考察記》；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匯編·中日詩文交流集》；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匯編·日本軍事考察記》。

往日本觀摩與教育考察等，進行深入討論⁹。Douglas R. Reynolds 教授的《新改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則針對晚清最後一波政治革新運動中的日本因素進行探討，內容涉及日本對華思想、教育、制度與軍事等面向¹⁰。另外，大批負笈東瀛的中國人，亦為關注焦點之一。研究成果首推實藤惠秀(さねとう けいしゅう, 1896-1985)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該書乃開山之作，對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相關問題有詳實分析¹¹。黃福慶教授的《清末留日學生》，從政策層面、學習環境、文化、政治活動等面向，進行申論¹²。

晚清中國人日本觀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孫雪梅教授的《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隸省為中心》，係以直隸省官民的記載，剖析赴日參訪者對日本教育、實業、司法、行政、社會民俗等方面的觀察，以及日後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響¹³。武安隆、熊達雲教授在《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中亦有若干篇幅，專論梁啟超與章太炎(1869-1936)之日本觀¹⁴。周啓乾教授的〈晚清知識分子日本觀的考察〉一文，對立憲派與革命派知

⁹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東京：成文堂，1998)；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¹⁰ 任達(Douglas R. 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改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第2版)。

¹¹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¹²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¹³ 孫雪梅，《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隸省為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¹⁴ 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東京：六興出版株式会社，1989)，頁161-169。

識分子的日本觀加以介紹，並分述知識分子對日本的各項觀察¹⁵。

至於以宋恕為核心的專題研究，早期僅有蘇淵雷(1908-1995)編著的《宋平子評傳》，對宋恕之生平、思想、文學等進行簡要論述¹⁶。此外，尚有少數的博碩士論文，關注焦點多集中於變法、教育、社會與文化等思想內涵¹⁷。其餘單篇論文，有：楊際開〈宋恕變法理論與清末政治思想〉、〈宋恕反理學思想的內在理路〉、〈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觀——宋恕與變法運動〉；黃珍德〈論宋恕的儒法之辨〉；宋平章、王林〈宋恕維新思想述論〉等，然論述核心仍不脫宋恕的政治、變法與維新思想等範疇¹⁸。近年來，

¹⁵ 周啟乾，〈晚清知識分子日本觀的考察〉，《日本學刊》，第42期(北京，1997.11)，頁68-84。

¹⁶ 蘇淵雷(編著)，《宋平子評傳》(上海：正中書局，1947滬一版)。

¹⁷ 大陸地區可蒐集到的博碩士論文研究成果有：徐玉鳳，〈論宋恕的文化思想〉(山東：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0)；萬彩霞，〈宋恕維新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2)；及立平，〈論宋恕的社會批判和社會改革思想〉(長沙：中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彭國運，〈宋恕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王洪軍，〈宋恕教育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臺灣地區的博碩士論文則有：左鴻熙，〈宋恕的變法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¹⁸ 楊際開，〈宋恕變法理論與清末政治思想〉，《思與言》，第39卷第4期(臺北，2001.12)，頁129-168；楊際開，〈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觀——宋恕與變法運動〉，《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6期(香港，2002.09)，<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楊際開，〈宋恕反理學思想的內在理路〉，《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23期(香港，2004.02)，<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黃珍德，〈論宋恕的儒法之辨〉，《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廣州，2001.04)，頁79-84；宋平章、王林，〈宋恕維新思想述論〉，《史學月刊》，第3期(開封，2000)，頁44-50。

部分研究始以“溫州”爲主體，試圖尋求溫州士紳在思想內涵、政治態度與文化傾向具有的共同特質。如：歐毅〈晚清浙江地區知識份子的思想特質：以宋恕、陳虬、陳黻宸爲主要探討對象〉；劉練軍〈評價與反思：晚清溫州維新知識群體〉；以及李世眾的《晚清士紳與地方政治——以溫州爲中心的考察》，係從權力關係、政治生態、教會勢力、教育事務與布衣結社等諸多面向，進行詳細闡述¹⁹。

溫州士紳的相關文獻史料已陸續整理出版，包括：《孫詒讓遺文輯存》、《陳虬集》、《宋恕集》與《陳黻宸集》²⁰；以及近年的《孫鏞鳴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張桐日記》與《東甌三先生集補編》等²¹。使得本研究能在充實的史料基礎下展開，同時，對於建構宋恕師友

¹⁹ 歐毅，〈晚清浙江地區知識份子的思想特質：以宋恕、陳虬、陳黻宸爲主要探討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劉練軍，〈評價與反思：晚清溫州維新知識群體〉，《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17期（香港，2003.08），<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李世眾，《晚清士紳與地方政治——以溫州爲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²⁰ 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溫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胡珠生（輯），《陳虬集》（溫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胡珠生（編），《宋恕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

²¹ 孫鏞鳴（撰）、胡珠生（編注），《孫鏞鳴集》，上、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張桐（撰）、俞雄（選編），《張桐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陳虬、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網絡有極大助益。本文將依序論析：“宋恕生平及其師網絡”，以宋恕為出發點，概述宋恕個人生平經歷，次及宋恕師友網絡，將宋恕及其師友加以聯結，希冀能對晚清溫州地區的士紳群體有深入瞭解。“百年心醉扶桑者：宋恕與日本學者的交流”，聚焦於宋恕在華期間與日本學者的交流，及其1903年赴日參訪時實際接觸的經驗等。“三島文明壓五洲：宋恕之日本觀”，則針對宋恕的日本觀察、對日態度與師法日本等面向，展開扼要論析。

二、宋恕生平及其師友網絡

(一) 海內奇才，曠世大儒：宋恕生平簡述

宋恕，1862(同治元)年生，浙江平陽人，學名存禮，小字燕生，又字元徵。1895年後，欲以“恕”道為人、為學、為文，故改名恕，字平子。嘗先後自署六齋、常醒子、江湖散人、存春散人、守黑散人、禹域散人和古甌居士。1902(光緒28)年丁母憂時，欲效王充(27-97)《論衡》以論人、論學、論文，復改名衡。

宋恕自幼即有神童之譽，孫鏞鳴(1817-1901)聞訊來訪後，因賞識其才遂以女妻之，始與孫家交往密切。1880(光緒6)年，從岳父孫鏞鳴、伯岳父孫衣言(1814-1894)學，孫鏞鳴手授《顏氏學記》，深受影響，此前孫鏞鳴已曾多次寄書，“先教縱目古今書”²²。1882(光緒8)年，陳虬(1851-1904)、金

²² 宋恕於〈外舅孫止庵先生挽詩〉中提及：「輕狂欲立非常業，不耐窮鄉鬱鬱居。深感隔江頻寄語，先教縱目古今書」。宋恕，〈外舅孫止庵先生挽詩·七〉，《宋恕集》下，頁861。

晦(1849-1913)、許啓疇、陳黻宸(1859-1917)等，於瑞安創“求志社”，宋恕雖未列名，但亦曾參與其事²³。1885(光緒 11)年，陳虬與陳黻宸創立“瑞安利濟醫院”，宋恕時常到訪，並以經世之學相互砥礪。1886(光緒 12)年父卒後，二弟暴力相向，宋恕逃家以求自保。

1887(光緒 13)年起，因孫鏘鳴掌教上海龍門書院、金陵鍾山書院等，故隨往上海、南京助其襄校課卷。其間遊覽南京各處古跡²⁴，並賦詩以發懷古傷今之情，對曾國荃(1824-1890)之屠殺造成江南荒涼、洋務新政未能貫徹、清流黨人、中法戰爭之結局等均頗有微詞，此外亦歌頌明治維新²⁵。同時，利用閒暇之餘，搜求日本史書，探究明治維新經驗²⁶。1890(光緒 16)年，拜俞樾為師，並謁見張之洞(1837-1909)，上書陳述已見²⁷。1892(光緒 18)年，撰《卑議》初稿並擬〈上李中堂書〉，陳說富強之術²⁸。甲午戰後，與康梁等維新人士過從甚密，曾在〈致王浣生書〉中表達支持維新運動的立場²⁹。1897(光緒 23)年，應童學琦(1868-1939)、胡道南之請，擔任《經世

²³ “求志社”之相關記述，參閱：陳虬，〈求志社記〉，《陳虬集》，頁202-204。

²⁴ 參閱：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765-771。

²⁵ 宋恕，〈雜感〉，《宋恕集》下，頁764-765。

²⁶ 宋恕在〈贈葛子源〉中透露：「年來頗思覓靈藥，東渡方壺西流沙。甘泉百沸療沈痼，更飲世人壽且康」。其後在〈外舅孫止庵先生挽詩·十一〉中更自陳：「丁亥相從到滬濱，便求東史考維新。百年心醉扶桑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宋恕，〈贈葛子源〉、〈外舅孫止庵先生挽詩·十一〉，俱收入：《宋恕集》下，頁762、862。

²⁷ 上書內容見：宋恕，〈上張香帥書〉，《宋恕集》上，頁490-493。

²⁸ 參閱：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初稿)》、〈上李中堂書〉，俱收入：《宋恕集》上，頁2-38、頁498-504。

²⁹ 宋恕，〈致王浣生書〉，《宋恕集》上，頁531-533。

報》主筆，冀期昌盛孔學，達太平之世³⁰。1898年起，宋恕力倡中日文化交流，主動並持續與日本各界人士交往，且廣泛蒐集、閱讀日本書籍。1903(光緒 29)年，赴日參訪，會晤多位日本詩人、學者與僧侶，並蒐羅大批書籍，於年底返國。

1905(光緒 31)年起，任山東學務處議員兼文案，頗受巡撫楊士驤看重，委以重任，對山東地區的教育、文化建設，貢獻卓著。1907(光緒 33)年，繼任巡撫吳廷斌對宋恕益加重用，委托籌辦山東編譯局，並負責編審、編譯中小學教科書等相關事宜。後因故疾未癒，且與同僚意見不合，遂自請辭職，但屢獲慰留，直至 1908(光緒 34)年，始獲批准。因於 1907 年患有中風，雖得日人今川醫生醫治漸趨好轉，但未能完全復原，身體已大不如前。病逝於 1910(宣統 2)年，享年 48 歲，多位好友深感惋惜。

(二) 宋恕之師友網絡

儘管宋恕之族在平陽地區尚稱小康，但族中先祖鮮有功名顯赫者³¹。除因天資過人外，宋恕在求學、成長階段得益於師友網絡甚多，尤以妻族孫氏為最。故欲解析宋恕的思想特質及其淵源脈絡，不應忽略師友網絡發揮的關鍵作用。對宋恕的師友網絡深入瞭解後，除能解析宋恕思想資源的形塑，更可進一步認識晚清士人的生活、學術、文化與思想網絡係如何架

³⁰ 宋恕，〈《經世報》敘〉，《宋恕集》上，頁273-275。有關《經世報》之相關籌備內容，參閱：宋恕，〈致胡、童書〉，《宋恕集》上，頁569-572。

³¹ 宋恕自云：「蓋天水南渡，隨徙而來，自徙至今，衰弱不振」。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初稿)·自敘》，《宋恕集》上，頁38。

構、具有何種影響力。以下擬將宋恕之師友分成：“姻親網絡”與“友朋網絡”兩部分，進行析論。

1. 誤被孫陽青眼顧：姻親網絡

論及宋恕師友網絡，首推瑞安孫氏對宋恕的影響最劇。因受孫鏘鳴賞識與孫思訓結婚，故得親近孫家，受孫鏘鳴、孫衣言之教，宋恕嘗謂：「外舅孫止庵先生與外伯舅遜學先生方以陳君舉氏、葉正則氏之學誘勉後起，恕從受業，稍識門徑」³²。故在〈外舅孫止庵先生挽詩〉中，宋恕對孫鏘鳴的感念溢於言表，謂：「長鳴早欲試平蕪，未必天生力有餘。誤被孫陽青眼顧，一州傳說出神駒」，並云：「輕狂欲立非常業，不耐窮鄉鬱鬱居。深感隔江頻寄語，先教縱目古今書。志學年華病里過，苦無師利問維摩。遙憐著論傷心血，尺素殷殷戒太多」，顯見孫鏘鳴對宋恕的殷切教導³³。其後，宋恕隨孫鏘鳴讀《顏氏學記》，深受影響³⁴。1887年，因隨孫鏘鳴赴上海、南京等地書院，得以遊歷各地增廣見聞，擴展交友圈，並蒐羅各地書籍，對宋恕思想資源的增加與形塑有極大助益。此後，仍時有函札來往，除日常問候外，亦包括親友間的動態記述與鍼砭其言行舉止，如提醒道：「學植日充，涵養未足，持才傲物，不但不合時宜，亦恐自妨德量。

³² 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印本)·自敘》，《宋恕集》上，頁158。

³³ 宋恕，〈外舅孫止庵先生挽詩·二、七、八〉，《宋恕集》下，頁861。

³⁴ 宋恕謂：「年十九，受大儒顏習齋氏之書於外舅止庵先生。止庵先生兼治百氏，不專宗顏，宋恕亦兼治百氏，不專宗顏，然心以顏氏為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印本)·自敘印行緣起》，《宋恕集》上，頁117。

尚冀化其褊衷，去其矜氣，庶幾益臻遠大」³⁵。此外，孫衣言與孫鏘鳴均嘗對宋恕之時文加以評點，或讚賞鼓勵，或指正缺失³⁶。1879(光緒5)年起，宋恕於孫衣言在鄉杜門不出之際，隨其鑽研永嘉學術³⁷。1884(光緒10)年，宋恕在〈和外伯舅孫琴西師七十自壽詩〉中，即賦詩感懷孫衣言對其無私教誨³⁸。

除孫衣言、孫鏘鳴的教導和提攜，與孫詒讓(1848-1908)、孫詒鈞、孫詒謚、孫詒澤、孫詒績、孫詒械等妻舅的交往亦影響深遠。

宋恕在多處文字中，均展現出與孫詒讓的深厚情誼。早歲，宋恕曾隨孫詒讓治訓詁、佛典之學，獲益匪淺³⁹。其後，雙方來往密切，不論學術或生活瑣事，無話不談⁴⁰。兩人曾為“瑞安演說會”、“勸解婦女纏足會”等

³⁵ 參閱：孫鏘鳴，〈致宋燕生賢甥書·一-六〉，《孫鏘鳴集》上，頁321-325。

³⁶ 參閱：宋恕，〈買石記〉、〈聽蘭書室記〉、〈孟子道性善〉、〈重建會文書院序〉、〈酌、桓、賚、般解〉、〈文翁出行縣，從學官諸生使傳教令、出入閭閻賦〉、〈重建會文書院記〉，俱收入：《宋恕集》上，頁163-165、頁166-176、頁177-179；孫鏘鳴，〈宋恕時文評語〉，《孫鏘鳴集》上，頁257-260。

³⁷ 1879年12月，孫衣言雖「假期屆滿，而病甚不能造朝，乃請告。衣言於是杜門不復出，益宣究其平日所篤守之永嘉學術，聚鄉里英才而講授之」。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175。

³⁸ 宋恕賦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數載頻親盛德輝。陳葉閱詞期後起，循華薄俗每深譏。耳衰雅調猶欣聽，目壯中年未易幾。惟願顏光長不改，漸聞緒論悟精微」。宋恕，〈和外伯舅孫琴西師七十自壽詩·四〉，《宋恕集》下，頁761。

³⁹ 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印本)·自敘》，《宋恕集》上，頁158。

⁴⁰ 參閱：孫詒讓，〈答宋燕生書·一〉，《孫詒讓遺文輯存》，頁63；宋恕，〈致孫仲容書〉，《宋恕集》上，頁607-610；宋恕，〈辛卯日記摘要〉、〈甲辰日記〉，俱收入：《宋恕集》下，頁929-931、頁962。

開新事務，共同努力⁴¹。宋恕更盡力協調孫詒讓與陳虬、陳黻宸之間的嫌隙⁴²，儘管對孫詒讓的素行略有微詞⁴³，但仍無礙對其學行的高度評價，亦嘗推薦擔任國文學堂監督⁴⁴。1908年孫詒讓病逝後，宋恕自挽或代挽的聯語即多達7篇，隔年並撰有2篇祭文，另有悼念之詩，均深刻流露內心情感⁴⁵。其後，更爲文述其貢獻，力陳入祀先賢祠之合宜，以爲後人典範⁴⁶。

除孫詒讓外，宋恕和其他妻舅們均有密切來往，從嚴肅的學術討論、時政評論到日常生活瑣事、出外玩樂，無所不談。如曾在南京、上海等地與孫詒鈞、孫詒誥“日夜縱談”，盛讚孫詒鈞“好學異常，刻新分異”，可惜

⁴¹ 參閱：宋恕，〈遵旨婉切勸諭解放婦女腳纏白話〉、〈代擬瑞安演說會章程〉，俱收入：《宋恕集》上，頁331-349、頁350-355；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05-307。

⁴² 參閱：宋恕，〈致楊定甫書〉、〈致葉浩吾書〉、〈壬寅日記〉，俱收入：《宋恕集》上，頁525-526、頁592-595、下，頁960。

⁴³ 宋恕對其評語曰：「仲容本是光明磊落者流，實遠勝陰險之輩。……惟涉世太淺，知人太不明，意氣太不平，遂至始則常受小人之愚，輕率出面，繼則將錯就錯，反於本來面目有傷耳」。宋恕，〈致葉浩吾書〉，《宋恕集》上，頁593。

⁴⁴ 參閱：宋恕，〈推薦國文學堂監督人選稟〉、〈籀廬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壽詩序〉、〈又致次饒書〉，俱收入：《宋恕集》上，頁399-402、頁418-422、頁649-651。

⁴⁵ 宋恕，〈自挽籀廬聯語〉、〈代仲愷挽籀廬聯語〉、〈代妻女拜挽籀廬聯語〉、〈寄挽孫籀廬舅氏〉、〈代葉芟汀挽籀廬〉、〈又寄挽籀廬先生〉、〈挽籀廬〉，俱收入：《宋恕集》上，頁475-478；宋恕，〈代孫經畬騎尉周忌祭本生父籀廬先生文〉、〈孫籀廬先生周忌紀念學界公祭文〉，俱收入：《宋恕集》上，頁450-453；宋恕，〈訪孫籀廬之子延釗感悼籀廬——調寄《高山流水》〉，《宋恕集》下，頁910。

⁴⁶ 宋恕，〈孫學詒先生入瑞安西鄉先賢祠告文〉，《宋恕集》上，頁461-462。

未能顯揚於世⁴⁷，故在〈挽內弟孫伯陶聯〉中，除推崇孫詒鈞的學問外，更深刻表達懷念之情⁴⁸。此外，與孫詒澤的多封書信中，隨處可見兩人深厚的情誼，如謂：「滿望早日惠臨，暢談一切」。同時，亦表露對政局、學問與人物等的真實想法，如對甲午戰爭的看法、李鴻章(1823-1901)、張之洞、翁同龢(1830-1904)等人的品評、時下時務書、日本新學與嚴復(1854-1921)天演論等評述，函札中均有論及⁴⁹。

宋恕殘存的日記，更可證明生活上與妻舅們的密切互動，如：「下半日與芄至匯泉寺鱗垣別墅上茗坐甚久」、「早，偕芄出西門，登呂祠前樓觀泉，又登其東平臺觀南山」、「飛雲閣招飲，同席愷、忱、芄、葱畦、朱仲賢，主人項蔭軒」、「上半日同芄如郡城觀菊」、「與愷、權、芙同登飛雲閣，食菱，看安《止庵師閣聯》」等⁵⁰。在宋恕為妻舅們撰寫的行述、挽聯中，亦流露內心真摯情感，在在說明彼此深厚情誼⁵¹。

妻舅之外，宋恕與連襟們的關係亦堪稱緊密。透過連襟連繫出的姻

⁴⁷ 宋恕，〈六字課齋津談·聚散類第十五〉，《宋恕集》上，頁112-113。

⁴⁸ 宋恕，〈挽內弟孫伯陶聯〉，《宋恕集》上，頁470。

⁴⁹ 參閱《宋恕集》中收錄的13封〈致孫仲愷書〉，與《東甌三先生集補編》中收錄的1封孫詒澤致宋恕函。宋恕，〈致/與孫仲愷書〉，俱收入：《宋恕集》下，頁683-687、頁689-706；陳虬、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164-165。

⁵⁰ 芄指孫詒棫，愷指孫詒澤，忱指孫詒謙，權指孫延曙為孫詒澤長子，芙指孫延第為孫詒燕長子。宋恕，〈戊申日記〉、〈己酉日記〉，俱收入：《宋恕集》下，頁991-996、頁1013。

⁵¹ 參閱：宋恕，〈孫詒燕行述〉、〈挽孫仲彤內弟〉、〈挽孫蘭叔內弟〉、〈挽季恒內弟〉，俱收入：《宋恕集》上，頁462-465、頁469、頁472、頁473。

親，也成爲宋恕師友網絡中的一環。

孫鏘鳴育有 6 女，四女孫思訓適宋恕，連襟中以大女婿楊晨(1847-?)、二女婿張蔚(1862-1907)與三女婿周瓏(1859-1895)，與宋恕較爲親近。

1886 年，楊晨因謁假歸省未及會面，故致書宋恕，信中論及當前學術，並對宋恕所論給予高度評價⁵²。其後，兩人時常書信往返，函札所論涉及學術、時局與起居問候等。此外，亦曾委請代爲謀事，或請託爲其代呈“安內臣東策”，謂能“復高麗，且可使日本稱臣”⁵³。日記中，經常可見宋恕與張蔚、周瓏會面暢談的記錄⁵⁴，而在與楊晨、孫思訓的書信中，亦不時提及張蔚近況與相互問候之意⁵⁵，顯見彼此互動密切。儘管周瓏在 1895 年病逝於英國使館，但其弟周瓌(1860-1924)仍與宋恕、孫家保持頻繁交往。然宋恕謂與周瓌共事山東學務處時，常刻意掣肘、刁難，乃最不相投者，故屢次上箋辭差⁵⁶。

⁵² 陳虬、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196-197。

⁵³ 參閱：宋恕，〈致楊定甫書〉、〈又致定夫書〉、〈致楊定夫書〉，俱收入：《宋恕集》上，頁508-510、頁512-517、頁525-526、頁544；陳虬、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196-198。另宋恕委請楊晨代爲謀事之事，見：宋恕，〈與張楚寶觀察書〉，《宋恕集》上，頁485。

⁵⁴ 宋恕，〈辛卯日記摘要〉、〈壬辰日記摘要〉、〈壬寅日記〉，俱收入：《宋恕集》下，頁926-927、頁930、頁932、頁960。

⁵⁵ 宋恕，〈又致定夫書〉、〈致楊定夫書〉，俱收入：《宋恕集》上，頁516-517、頁544；宋恕，〈致孫季穆書〉，俱收入：《宋恕集》下，頁666-673、頁681。

⁵⁶ 參閱：宋恕，〈又致沈書〉、〈致吳君遂書〉、〈上方學使第二箋〉、〈致孫季穆書〉，俱收入：《宋恕集》上，頁637-638、頁640、頁645-646、下，頁747。

透過姻親網絡的連繫，除平日的照應、鼓勵外，藉由網絡運作謀取工作亦極為常見。如宋恕曾委請楊晨代為求職，子姪輩如孫延畛亦嘗致函，希望宋恕能代為推薦⁵⁷。

2. 東甌布衣足豪俊：友朋網絡

宋恕自幼即有神童之譽，故與平陽、瑞安等地鄉賢、同儕早已熟稔。其後，因從同郡士大夫遊，並隨父親宋賓家(?-1886)、孫鏞鳴遊歷各地，故其友朋網絡益加廣泛。

陳黻宸、陳虬與金晦等人，因與宋恕同鄉，早歲即已結交，故情誼彌篤，形成緊密網絡。宋恕曾云：「識同郡金遜齋先生，始知有所謂顏習齋氏、顧亭林氏之學」⁵⁸，其後，「同縣許先生啓疇，金先生晦，樂清陳先生國楨、虬兄弟，皆高峻少獎許，然皆折節與先生(案：指陳黻宸)為忘年交，引共結社、講學，所謂求志社也」⁵⁹。陳黻宸則先後在〈宋平子哀詞〉、〈徵君宋燕生墓表〉中，縷述與宋恕自幼伊始的密切互動，並對宋恕之學術、思想與品行給予高度評價⁶⁰。宋恕於〈書陳螫廬《治平通議》後〉亦提及與陳虬間的交往，謂「戊子、己丑間始獲密接，縱談政教每連宵盡。然恕自信甚，不合即面折，聲色俱厲，先生不罪，反益揚許」⁶¹。

⁵⁷ 陳虬、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171。

⁵⁸ 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初稿)·自敘》，《宋恕集》上，頁39。

⁵⁹ 宋恕，〈陳介石五十壽詩序〉，《宋恕集》上，頁453-457；所引在頁453。

⁶⁰ 陳黻宸，〈宋平子哀詞〉，《陳黻宸集》上，頁652-656；陳黻宸，〈徵君宋燕生墓表〉，《宋恕集》下，頁1075-1077。

⁶¹ 宋恕，〈書陳螫廬《治平通議》後〉，《宋恕集》上，頁238-239；所引

因隨孫鏘鳴前往上海、南京等地書院，遂能進一步擴展眼界與友朋網絡。1887年因結識張士珩(1857-1917)，在其安排下謁見李鴻章，並與之縱論天下事、上呈《卑議》，深獲讚賞，“以為海內奇才”。其後，亦曾致書委請代為謀職⁶²。值得措意的是，張士珩除為李鴻章外甥、李瀚章(1821-1899)女婿外，其女為孫詒績妻，將宋恕之姻親與友朋網絡益加緊密結合，亦可證明師友網絡對宋恕的影響。

宋恕具有濃厚的變法思想自不待言，與之聲氣相投的維新士人更成為友朋網絡中來往對象。包括：梁啟超、譚嗣同(1865-1898)、章太炎等人，均曾與之頻繁互動。此時結識的維新士人，多透過網絡相互引介，不斷延伸彼此交友範圍，並產生交集，構成複雜的人際網絡⁶³。

1895年，宋恕始識康、梁，曾與康有為多次會談，未幾即因觀念不合遂不復來往⁶⁴。其後，更直言：「康長素侈然自大，實不過帖括變相。

在頁239。

⁶² 有關宋恕與張士珩的結識，可參閱：宋恕，〈答張楚寶書〉，《宋恕集》上，頁484-485；宋恕，〈張楚寶丈招集竹居賦贈〉，《宋恕集》下，頁771-772。謁見李鴻章一事，可見：宋恕，〈致孫季穆書〉，《宋恕集》下，頁666-667；宋恕，〈辛卯日記摘要〉、〈壬辰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927、頁931-932。關於宋恕致書謀職之事，參閱：宋恕，〈與張楚寶觀察書〉，《宋恕集》上，頁485-490。

⁶³ 如在〈乙未日記摘要〉中隨處可見：「始識念劬於胡寓」、「始識慕韓於錢念劬寓。次日慕韓即來訪，又次日復偕其弟仲璵來訪。十四日，始識仲璵」、「始識陳伯嚴於恪士席上」、「在一六處晤黃公度」、「始識陳杏孫、湯螯仙於仲璵席上」等記錄。宋恕，〈乙未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934-936。

⁶⁴ 參閱：宋恕，〈乙未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934-935。

《公車上書》中議論可笑已極！其文亦粗俗未脫嶺僚氣，說經尤武斷無理，乃竟能搖動天下，赤縣民愚可謂極矣！」⁶⁵然 1898 年 5 月 16 日與孫寶瑄 (1874-1924) 論及康有為時，改謂：「子以考古貶長素甚善，然長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自中日戰後，能轉移天下之人心風俗者，賴有長素焉」，並讚揚梁啟超主持《時務報》之功⁶⁶。1899 (光緒 25) 年〈致飲冰子書〉中，詳細剖析與康、梁間的離合，謂 1897 年前對其師徒頗為不滿，此後則「日服一日，自愧弗如矣」⁶⁷。從現存日記摘要可知，宋恕於 1896 (光緒 22) 年結識譚嗣同後，時相探訪、招飲、暢談、詩詞唱和，甚或參觀博物館、照相、買書等⁶⁸。1898 年，譚嗣同應召入京前，特來辭別並「訪謀天下事」，宋恕「再三諷以時局之難，不如早歸」⁶⁹。遇害後，宋恕嘗賦詩悼念，深表惋惜⁷⁰。儘管兩人學術見解不盡相合，仍給予高度肯定⁷¹。1896 年 12

⁶⁵ 宋恕，〈又覆胡、童書〉，《宋恕集》上，頁 578。

⁶⁶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220。

⁶⁷ 宋恕，〈致飲冰子書〉，《宋恕集》上，頁 601-605。

⁶⁸ 宋恕，〈丙申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 936-937；宋恕，〈贈譚復生 (附：酬宋燕生道長見報之作即用原韻)〉，《宋恕集》下，頁 802-804。

⁶⁹ 宋恕，〈致孫仲愷書〉，《宋恕集》下，頁 690。

⁷⁰ 宋恕賦詩云：「悲哉秋氣怨揚塵，命絕荊南第一人！空見文章嗣同甫，長留名字配靈均。英魂豈忍忘天下，壯士終期得海濱。遺恨沅湘流不盡，何年蘭芷荐芳春？」宋恕，〈哭六烈士·哭譚嗣同〉，《宋恕集》下，頁 815。

⁷¹ 宋恕自云：「譚氏《仁學》，惟心派之哲學也，故其大處與衡不合，昔曾與面爭屢矣」。宋恕，〈又致次饒書〉，《宋恕集》上，頁 652。在〈致陳鶴書〉中，宋恕認為「戊戌四章京，學識及文章均以瀏陽為最，而詩亦然」。宋恕，〈致陳鶴書〉，《宋恕集》上，頁 635。譚嗣同則讚譽宋恕「兀者中分通國士，卑之猶可後王師」。譚嗣同，〈酬宋燕生道長見報之作即用原韻〉，《宋恕集》下，頁 804。

月，宋恕於時務報館認識章太炎，兩人因反對康黨而引為同道⁷²。然章、宋兩人因對喬鞅(390BCE-338BCE)及張之洞的看法迥異等因素，相持不下，遂漸行漸遠⁷³。其間曾一同主持《經世報》、創辦“興浙會”，以振興浙江、變法圖強為職志，時常唱和詩詞、談學論道，故相互影響。章太炎在〈瑞安孫先生傷辭〉中，憶及與宋恕、孫詒讓等3人的緊密關係，自陳「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且對宋恕性情知之甚深，謂「世人負平子深矣！」於孫詒讓棄世、宋恕「蟄處，不與世耦，生死未可知」時，慨嘆「內之韻、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湊於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既亡，華實薨剝，而中國亦將殄絕矣」⁷⁴。

另外，宋恕與張桐(1860-1942)、劉紹寬(1867-1942)、夏曾佑(1863-1924)均頗有交誼，時相探訪並針對時局交換意見⁷⁵。而在諸多朋友中，當屬孫寶

⁷² 章太炎在《自定年譜》中自述：1897年春，「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為字長素，自謂長於素王，其弟子或稱起回、軼賜，狂悖恣甚。……會平陽宋恕平子來，與語，甚相得」。其後，在與宋恕書中述及：「今日適得仲容來書，於廓清康學不遺餘力，度君亦有同志。頃二君既竭悃款，懸榻以待，麟則尤每飯不忘。昔粵寇時江浙遺老日夜望曾文正一來，麟之重君，蓋亦如是！」見：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頁46；章太炎，〈與宋恕·一〉，收入：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13。

⁷³ 參閱：宋恕，〈戊戌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941；宋恕，〈答章叔書〉，《宋恕集》上，頁590-591。另孫寶瑄於兩人爭執後3日，於日記中載及：「枚叔過譚，燕生亦至，論事又不合」，可為雙方衝突作一佐證。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238。

⁷⁴ 章太炎，〈瑞安孫先生傷辭〉，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223-225。

⁷⁵ 參閱：張桐(著)、俞雄(選編)，《張桐日記》，頁72-76、頁77-79；陳虬、

瑄最爲親近⁷⁶，從許多函札與雙方日記中，均顯示兩人密切的互動，故影響亦極爲深遠。如宋恕因從孫鏘鳴問學，故極爲推崇顏元(1635-1704)之學，孫寶瑄受其影響始閱《顏氏學記》，並云：「旨哉，其洞知本原乎！」⁷⁷其餘包括佛學、經世思想與對日認識、評價等，孫寶瑄均深受宋恕影響⁷⁸。此外，兩人的交友圈亦有不少交集，故連繫出緊密的人際網絡，同時，更可從中勾勒士人的生活樣貌。由《忘山廬日記》的記載可窺知，讀書、談學論道、訪友與宴會，係孫寶瑄等人的主要活動。如 1898 年閏 3 月 26 日，「過午，訪枚叔談，燕生俄至，縱論古今」，章、宋兩人針對先秦諸子思想相互論辯。28 日，「枚叔來作竟日談，折簡招燕生，俄亦至，縱論酣暢」⁷⁹，此回以清初諸儒爲評論對象。29 日，「過午，燕生偕一溫州志士陳介石過譚。……晚雨，招枚叔及燕生、介石談宴於西酒樓」，席間 4 人對三國人物與清朝經世碩學予以品評。4 月 2 日，「過午，詣客舍晤

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123-131；宋恕，〈致夏穗卿書(附：答宋燕生書)〉，《宋恕集》上，頁526-531；宋恕，〈乙未日記摘要〉、〈己亥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935、頁944-945。

⁷⁶ 宋恕於1898年〈又上俞師書〉中，云：「獨枚叔及錢塘孫仲瑛都曹寶瑄時相過從」。翌年致書梁啟超時，亦自陳：「丁酉(案：1897年)以後，此間最密者：寒松主人中禹(案：指孫寶瑄)及西狩(案：指章太炎)」。宋恕，〈又上俞師書〉、〈致欽冰子書〉，《宋恕集》上，頁588、頁603。

⁷⁷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73-77。

⁷⁸ 如孫寶瑄嘗自陳：「余比年僑寓海上，與先生交最密。凡讀書、論世，一得力於先生，心中師事已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197。

⁷⁹ 章太炎在簡上寫道：「在仲瑛處暢談，非三人成眾，不能發我之清興，請命駕來此為荷！」見：陳虬、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頁305。

念劬，談久之。復訪介石，同至格致書院聽浩吾宣論。枚叔、燕生皆在。俄偕登五層樓茗話」⁸⁰。相關記錄不一而足，不擬盡舉，但從上述摘錄的文字，即可對宋恕、孫寶瑄等士人的生活樣貌有生動瞭解。

宋恕與諸多友朋除坐而論道外，更是實踐理想的行動伙伴。如求志社、《經世報》、興浙會等，均係追求理想的實際行動。甚或觸及權力核心的變法運動，亦可見宋恕與多位維新士人努力的身影。此外，彼此薦舉、謀事，亦為友朋網絡的重要功能之一。如 1896 年，孫寶琦(1867-1931)嘗邀請宋恕擔任育才館漢文教席，然宋恕以“品慚中上，比復多病，舊聞漸荒”為由婉拒，轉薦陳黻宸出任⁸¹。其後，宋恕亦曾推薦湯壽潛(1857-1917)、孫詒讓、陳黻宸、孫寶瑄、陳三立(1858-1937)、俞明震(1860-1918)等多人，擔任國文學堂監督⁸²。

三、百年心醉扶桑者：宋恕與日本學者的交流

1881(光緒 7)年，因見歐陽修(1007-1072)《日本刀歌》，始知日本國。1887 年遊歷上海、南京等地始接觸東學，最初閱讀岡鹿門(即岡千仞，おかせんじん，1832-1914)之《尊攘紀事》、《觀光紀遊》與岡本君子(即岡本監輔，1839-1904)《萬國史記》等 3 種。其後，銳意廣求日本書籍，拓展視野⁸³，故嘗自豪云：「丁亥相從到滬濱，便求東史考維新。百年心醉扶桑者，我

⁸⁰ 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201-203。

⁸¹ 宋恕，〈致孫仲瑛書〉，《宋恕集》上，頁558-559。

⁸² 宋恕，〈推薦國文學堂監督人選稟〉，《宋恕集》上，頁399-402。

⁸³ 宋恕，〈《親燈餘錄》序〉，《宋恕集》上，頁294。

是支那第一人」⁸⁴。1896年，在〈和外舅孫止庵師《八十述懷》原韻〉中，述及“海外神交哲三四”，特別註明係指日本中江原(即中江藤樹，なかえ とうじゅ，1608-1648)、山鹿義矩(即山鹿素行，やまが そこう，1622-1685)與物茂卿(即荻生徂徠，おぎゅう そらい，1666-1728)等3位學者，顯見此時宋恕對日本學術淵源與思想脈絡，已有相當程度的瞭解⁸⁵。其後，始與日本學者進行交流，筆談、借閱各類書籍等，透過各種方式，冀期能對日本有深入瞭解，以此作為中國變法圖強的藍圖。

(一) 那尋奇士共悲歌：在華交流期

宋恕與日本學者的交流，多數係透過網絡間的引介而結識。如因1896年4月，始識女醫生丸橋光，經其介紹於1897年3月認識松林孝純⁸⁶。6月即贈松林孝純古詩一首，稱揚其學術精妙並感佩傳教之毅力⁸⁷。宋恕陸續借閱《八宗綱要》、《教行信證》、《佛說大觀》等書，並至本願寺閱日本《全藏佛經》。嗣後，如《六字課齋卑議(印本)》即摻入許多佛學概念、術語，另撰有〈佛教起信篇稿〉，均略可說明宋恕的思想轉變⁸⁸。

1898年閏3月15日，松林偕森井國雄來訪。19日，森井偕小田桐勇

⁸⁴ 宋恕，〈外舅孫止庵先生挽詩·十一〉，《宋恕集》下，頁862。

⁸⁵ 宋恕，〈和外舅孫止庵師《八十述懷》原韻〉，《宋恕集》下，頁801。

⁸⁶ 宋恕，〈丙申日記摘要〉、〈丁酉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936、頁939。

⁸⁷ 宋恕，〈贈松林上人〉，《宋恕集》，頁810-811。

⁸⁸ 參閱：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印本)》、〈佛教起信篇稿〉，俱收入：《宋恕集》上，頁116-159、頁262-269。

輔來。20日，宋恕更偕森井、小田桐訪孫寶瑄。22日，孫寶瑄遂邀宋恕訪森井，談及日本史事⁸⁹。4月11日，山根虎臣與安藤虎男來訪，翌日，宋恕回訪山根、安藤，結識牧卷次郎、河本磯平等，閱《禪宗報》、《陽明學報》等。13日，宋恕偕藤田武雄、山根炳文訪孫寶瑄，談論宗教之事⁹⁰。其後，宋恕嘗分向山根、松林借閱《哲學雜誌》、《教育學》、《因明入正理論疏》、《明治新史》等書刊。9月17日，安藤介訪森泰二郎(即森槐南，もり かいなん，1863-1911)，並借閱《鷗夢新志》。其間，宋恕嘗致書俞樾，除介紹日本學界情況與日人來華動態外，並屢次代為詢問會面事宜⁹¹。

1899年，宋恕持續結識多位日本學者並保持密切交往，透過筆談，宋恕對日本社會、宗教、學術與政治等面向，均有進一步瞭解⁹²。8月，更攜妻女至日本小學觀看體操⁹³。1900年3月，館森鴻(1863-1942)因章太炎介紹訪識宋恕，兩人“過從甚密，談儒及文甚洽”，並借閱多種日本先儒著作，宋恕讀後均撰文記之，表達仰慕之意。如在〈讀照井螳齋《論語解》〉中，謂「嗚呼！恕不得與孟、荀、莊氏生同時，而猶得與先生生同時。乃天奪先生速，使恕不及裏糧東渡而求授業，恨何如也！」⁹⁴此外，讀罷《臺灣鄭氏記事》、《今人詩錄》、《親燈餘錄》與《名士傳》等書後，均賦

⁸⁹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199、頁200。

⁹⁰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206-207。

⁹¹ 宋恕，〈又上俞師書〉，《宋恕集》上，頁588-590。

⁹² 宋恕，〈日人筆談摘要〉，《宋恕集》上，頁293-294。

⁹³ 宋恕，〈己亥日記摘要〉，《宋恕集》下，頁944。

⁹⁴ 宋恕，〈讀照井螳齋《論語解》〉，《宋恕集》上，頁302-304；所引在頁304。

詩和之。其後，館森鴻轉赴蘇州時，宋恕亦致函俞樾介紹，請求會談之事⁹⁵。4月，宋恕嘗與館森鴻論及日本人種，充分顯現宋恕對日本史的瞭解與興趣⁹⁶。12月，岡本監輔來滬，與宋恕相談甚歡，宋恕贈詩二首誌之⁹⁷。其後，館森鴻返國前，宋恕賦詩贈別，真切表露不捨之情⁹⁸。

(二) 遣唐豈料成留日：宋恕遊日記實

1903年，宋恕因故未能執教公益學校⁹⁹，且以“方在服內，未可赴試”與“非廣通京朝大臣聲氣，則難望取中”為由重返瑞安，遂決意東游日本。5月5日抵上海，24日搭弘濟汽船出發，26日抵長崎，28日到馬關，29日至神戶，閏5月2日到橫濱，此前赴日游學的孫詒棫、張正邦來迎，轉乘汽車入東京。原擬從神戶先至大阪參觀博覽會，再游京都，始入東京，但慮及大阪無熟人，無法仔細參觀博覽會，故改道先至東京，待邀集熟人再遊大阪。抵長崎、神戶時，宋恕均曾登岸游覽，盛讚山水之妙勝過上海張園十倍。此外，學校眾多，學生人數亦達千餘人，甚至「車夫僕女無一不通漢文及算學，皆能與我等作筆談，且有多數粗知英語、英文」，故宋恕認為即使無人來迎，亦可安抵東京。一到東京，宋恕為其景象震懾，「但覺一切文明事業浩如煙海，述不勝述，夢不勝夢」，各項事物皆令其眼花

⁹⁵ 宋恕，〈上俞師書〉，《宋恕集》上，頁605-606。

⁹⁶ 宋恕，〈日本人種談〉，《宋恕集》上，頁297-301。

⁹⁷ 宋恕，〈贈岡本韋庵先生〉，《宋恕集》下，頁842。

⁹⁸ 宋恕，〈贈別館森袖海〉，《宋恕集》下，頁847-848。

⁹⁹ 見：宋恕，〈致孫季穆書〉，《宋恕集》下，頁716-717。

撩亂，市容、住宿與北京、上海相較，更讓宋恕嘆為“天堂地獄”、“仙凡”之別。

閏5月19日，由結城琢(ゆうき たくま, 1868-1924)發起，於東京柳橋臨江樓宴請宋恕，與會者包括：長岡護美(ながおか もりよし, 1842-1906)、岸田吟香(きしだ ぎんこう, 1833-1905)、永阪周二、永開見節、森泰二郎與本田幸之助等人。會中杯觥交錯、詩詞唱和，氣氛融洽¹⁰⁰。其後，與孫詒棫前往大阪參觀博覽會，除目迷心醉於精美物品外，更慨嘆中國的落後¹⁰¹。停留一週後，轉往京都各地遊覽。勾留數日後再度返回東京，於東京所見所聞均令宋恕深感驚奇與佩服，諸如：環境衛生、醫學、城市建設、生活品質與教育等，並不時感嘆中日兩國的差距有如天壤之別。此外，宋恕嘗探訪詩人野口弑¹⁰²、早稻田大學學監高田早苗(たかた さなえ, 1860-1938)¹⁰³。經由高田的引介，宋恕隨即轉往拜訪哲學家有賀、三宅兩人，然因對反清問題意見分歧，未有深談¹⁰⁴。另會晤真宗大學學監南條文雄(なんじょう ぶんゆう, 1849-1927)，兩人分別就中日兩國之梵語學、因明學、日本佛學宗派與

¹⁰⁰ 宋恕，〈東京臨江樓即席〉、〈又即席和森槐南原韻〉、〈東京臨江樓即席贈結城治璞〉，《宋恕集》下，頁867-868。

¹⁰¹ 有關本次大阪博覽會的相關研究，參閱：許峰源，〈日本大阪內國勸業會與近代中國博覽會的興起〉(日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研究》編輯部主辦，“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2006.8.17-18)，頁105-114。

¹⁰² 宋恕，〈致六六廬主人書〉、〈訪六六廬主人賦贈〉、〈答贈六六廬主人〉，《宋恕集》上，頁613、下，頁870。

¹⁰³ 宋恕於訪問後，致書一封感謝與之會面、導覽圖書館、講堂等地，並引介有賀、三宅等二位哲學家，隨函更奉附所著詩、書。見：宋恕，〈致高田氏書〉、〈贈早稻田大學高田學監〉，《宋恕集》上，頁614-615、頁869。

¹⁰⁴ 宋恕，〈和有賀、三宅二氏筆談錄〉，《宋恕集》上，頁356-358。

日語原音等，進行討論。會談後，宋恕致書闡述未盡之意，並賦詩讚揚其學養淵博¹⁰⁵。旅日期間，宋恕廣泛閱讀日本學者著作，讀後撰有詩文記之¹⁰⁶。至 11 月，因旅費將罄，與孫詒棫一同返國，並攜回一大箱新書。

返國後，任職山東學務處，致力教育革新事業，故疏於與日本學者交流，但仍留心日本學術、文化，並在多項政策規劃中摻入日本經驗。如 1905 年〈上東撫請奏創粹化學堂議〉，建議除參用孔門及漢、唐、宋太學之制外，應廣參日本維新前之昌平黌及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制度。同時，更強調「日文即華文之變體。彼中當隋唐之際，文物已蔚然可觀，內地歷宋、明之劫，學術遂去之[益遠]，故精華文者於治日文直如駿馬之下坡，而通日文者於治華文亦如暗室之得燭也」¹⁰⁷。1907 年，宋恕為沈兆禕《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述略》一書作序，文中將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與中國現狀加以對照，並指出中國實行地方自治的困難¹⁰⁸。此外，宋恕於 1908 年 2 月起，教授女兒宋昭《東語正規》，12 月更初步完成〈宋平子新字〉，利用日文字母改革漢字¹⁰⁹。

¹⁰⁵ 見：宋恕，〈和南條文雄筆談記錄〉、〈致南條文雄書〉、〈訪南條文雄上人賦贈〉，《宋恕集》上，頁358-363、頁615-618、下，頁870。

¹⁰⁶ 見：宋恕，〈江戶林長孺《鶴梁文鈔》跋〉、〈尾張鷲津宣光《穀堂詩文集》跋〉、〈東奧安積信思順《艮齋文略》跋〉，《宋恕集》上，頁355-356。

¹⁰⁷ 宋恕，〈上東撫請奏創粹化學堂議〉，《宋恕集》上，頁371-375。

¹⁰⁸ 宋恕，〈沈編《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述略》序〉，《宋恕集》上，頁417-418。

¹⁰⁹ 參閱：宋恕，〈宋平子新字〉，《宋恕集》上，頁437-445。

四、三島文明壓五洲：宋恕之日本觀

宋恕對日本的認識與瞭解係從學術思想、歷史脈絡著手。由於自江戶時期(1603-1867)起，朱子學即為日本學術文化、社會政治秩序等的重要思想資源，其後荻生徂徠嘗試推動的思想變革，仍與儒家思想若合符節¹¹⁰，宋恕曾讚揚：「元和偃武(案：1615年)以後，孔氏之道大明於日下，通儒輩出，比美漢、唐」¹¹¹。在閱讀日本學者相關著作後，從中尋獲傳統儒學的基調，予以高度評價。自述因讀日人著作，「悄然以悲，泣數行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¹¹²〈《經世報》敘〉中，論及：「日本崛起黃人，興學尤銳，師白而宗儒，行之二十餘年，舉國男女幾莫不粗通三學、略涉孔書，……四科之教幾絕於此土而驟興於彼都，素王之旨積晦於鄉邦而復明於遐區也」¹¹³。同時，對日本學者推崇備至、未嘗鄙視，如讚賞伊藤仁齋(いとう じんさい, 1627-1705)「崛起扶桑，悲觀禹域，大聲疾呼，力明古義，誠哉孔氏之功臣、百代之儒宗歟！」¹¹⁴稱頌照井一宅(てるい いったく, 1819-1881)乃伊尹、周公、孔子之流的學者，於短文〈讀照井蝻齋《論語解》〉中，出現兩次「嗟乎！蝻齋先生豈文宣之後身歟？」並強烈表達未能從其問學的憾恨¹¹⁵。

¹¹⁰ 參閱：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

¹¹¹ 宋恕，〈讀照井蝻齋《論語解》〉，《宋恕集》上，頁302。

¹¹² 宋恕，〈六字課齋卑議(印本)·自敘印行緣起〉，《宋恕集》上，頁117。

¹¹³ 宋恕，〈《經世報》敘〉，《宋恕集》上，頁274。

¹¹⁴ 宋恕，〈讀仁齋《論語古義》〉，《宋恕集》上，頁301。

¹¹⁵ 宋恕，〈讀照井蝻齋《論語解》〉，《宋恕集》上，頁302-304。

誠如上述，宋恕與日本多位學者的思想資源、思考邏輯係有極大共通處，遂能以相同的中心價值進行品評。然除了對日本固守傳統儒學的讚揚外，宋恕亦措意於日本吸收西學的努力，明言：「扶桑於吾土，於古一也，然於今則文明之度殆甲世界。蓋東洋文章，西哲未解，而扶桑學士多通西洋文章，於是乎世界哲學之聚光點殆在八洲三島間矣」¹¹⁶。儘管宋恕所論略嫌誇大，但其見解仍切中中日雙方國力日漸懸殊的關鍵所在。

相較於宋恕對日本學界的評價，日人岡千仞撰著《觀光紀遊》記錄旅華見聞。其中，對中國士大夫的言行、思維頗有微詞，如探訪王惕齋後，謂其子弟稍有才氣者，輒耗費畢生精力於科考，屢屢落第者遂自棄生活、不問世事，沉溺於酒色、鴉片，以至賣兒鬻女。岡千仞甚至總結道，中國的衰落係肇因於“科舉”、“六經”與“阿片”。與王夢薇會面時，批評其墨守六經，阻礙富強¹¹⁷。

正由於日人以開放態度接受西學，除學術轉變外，更直接表現在政治、經濟與教育等制度的變革。孫詒讓即觀察出：「日本與我國同文字，其賢士大夫多通華學，邦域雖褊小，然能更其政法以自振立」¹¹⁸。宋恕留心日本政治、經濟、教育等制度甚久，1899年前後，與日人筆談時，即詢問貴族議院、各地作物、學校數目等相關問題¹¹⁹，並嘗盛讚「今之日本，文明之度勝中國非但億兆之與一比例也，……五洲之大，文明未有如日本

¹¹⁶ 宋恕，〈《岡本子》跋〉，《宋恕集》上，頁306。

¹¹⁷ 岡千仞，《觀光紀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65、頁83-84。

¹¹⁸ 孫詒讓，〈《東游日記》敘〉，《孫詒讓遺文輯存》，頁344。

¹¹⁹ 宋恕，〈日人筆談摘要〉，《宋恕集》上，頁293-294。

者也」¹²⁰。旅日期間，親身體驗日本邁向富強的轉變，來往的信函均載及相關見聞，宋恕備受衝擊的心情躍然紙上。宋恕在 1903 年 10 月致孫思訓書中，即對此文明衝擊有深刻剖析，以為中日兩國差異不始於此 2、30 年，係由數千年歷史使然，甚至認為「支那人種至今日實萬萬無可救藥」。此前，在致孫延曙書中，即指出多數留學生在日本過著紙醉金迷的日子，毫無長進，且多結交只為來華賺錢、卑鄙狡詐之日人，於中國無甚助益。首相伊藤博文(いとう ひろぶみ, 1841-1909)遂感灰心，放棄協助中國，改採“和俄親英”以求自保。宋恕因而感嘆，“世界上幾國能維新哉！”¹²¹

早在 1887 年宋恕隨孫鏘鳴至上海時，即利用課暇蒐求明治維新相關史書。其後，仍持續關注，1898 年，嘗與孫寶瑄論及明治維新，除欽佩日本諸侯的無私獻地，亦頌揚日本之士氣堅猛、人心固結，遂因變法雄視亞東。同時，研讀《日本國史略》，欲探究日本維新前之情形，以明日本易興之由。曾論明治維新易於中國者，乃因“封建未改，獲藩兵助”、“國中一家，無滿漢別”、“處士皆世家，有權力”與“文武合一，操論議者能將兵”等 4 項因素。孫寶瑄受其影響，自 1898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11 月 17 日止，仔細拜讀《日本新史》一書，此書係專論維新以降之事。每回讀畢，孫寶瑄均多所感觸，並錄下個人感想與進一步的闡釋。1901 年初，宋恕再次與孫寶瑄縱論明治維新經驗，除將明治維新分為“攘夷尊皇”與“共和立憲”二階段外，更置德川氏於首功¹²²。

¹²⁰ 宋恕，〈與孫仲愷書〉，《宋恕集》下，頁 694。

¹²¹ 宋恕，〈致孫公權書〉、〈致孫季穆書〉，《宋恕集》下，頁 729-734。

¹²²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 204、頁 207、頁 276-283、頁 304-305。

因對明治維新有深入瞭解，故當康、梁、譚等人戮力推動維新之際，宋恕則持保留態度。於譚嗣同應召入京時，更再三勸阻。在〈哭六烈士〉中，以“徒抱精誠填北海，更無匡復起南天”一語，惋惜維新分子的平白犧牲¹²³。其後，在〈寄懷飲冰子〉中，更以“自古救民須用武，豈聞琴瑟化豺狼”道出對戊戌變法的異議¹²⁴。

面對日本的興起，宋恕始終抱持正面思考，強調應保持緊密關係，並從黃種人、亞洲人的角度出發，肯定、支持日本的強盛。如 1894(光緒 20)年朝鮮東學黨之亂，宋恕毫不諱言支持日方政府，甚至認為此乃袁世凱(1859-1916)虛造¹²⁵。在〈致王六潭書〉中，即指出：「箕域更政，於事為仁，扶桑善舉，誠宜助勤。不度不量，野說紛紛，通國若狂，……吾謀不用，即戎棄鄰，……從此黃種，永絕回春」¹²⁶。於〈上俞曲師書〉中亦表明：「自箕域亂作，竊持聯東拒西之議，痛斥不教殃民之非」¹²⁷。因此，宋恕直言「不欲保種、保教則已，苟欲保種、保教，非引扶桑而親之不可」¹²⁸。譚嗣同也強調：「與中國至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並將日本與西漢相提並論，謂其均具有任俠、勇敢之風¹²⁹。1897 年，章太炎從亞洲的角度出發，亦抱持親日態度，認為「近在肘掖，可以相倚依者，闔亞洲維

¹²³ 宋恕，〈哭六烈士〉，《宋恕集》下，頁 815。

¹²⁴ 宋恕，〈寄懷飲冰子·五〉，《宋恕集》下，頁 824。

¹²⁵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 307-308。

¹²⁶ 宋恕，〈致王六潭書〉，《宋恕集》上，頁 560。

¹²⁷ 宋恕，〈上俞曲師書〉，《宋恕集》上，頁 561。

¹²⁸ 宋恕，〈又上俞師書〉，《宋恕集》上，頁 589。

¹²⁹ 譚嗣同，《仁學二·三十四》，收入：譚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44。

日本」，故「爲今之計，既修內政，莫若外昵日本，以禦俄羅斯」¹³⁰。孫寶瑄亦從類似的觀點出發，謂「二十世紀中，黃白二種交爭，世界上黃種之強者惟有日本。一黃孤立，安能敵諸白？日本其危哉！」¹³¹

除了強調與日本合作、學習的立場，宋恕更嘗試使用日文語法、文字進行漢字改革，1908年完成的〈宋平字新字〉即爲初步成果。無獨有偶，1908年前後，章太炎亦致力於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主張廢除傳統反切注音法，推行新的注音字母，以利識字正音¹³²。其中，有無受到日文影響，影響範圍的大小等，有待深究。然而宋恕與章太炎幾乎同時對漢字改革產生興趣，或許有其共同的時空脈絡，值得進一步釐清。

五、 結論

本文討論主軸係著重於宋恕之人際網絡，及其日本觀、東學思想等，從師友、姻親網絡切入，除勾勒宋恕早歲在溫洲地區的活動，亦串聯出1887年以後跌宕起伏的生活經歷。其後，針對宋恕透過閱讀與親身體驗的日本知識、經驗，扼要論析宋恕的日本觀，當中涉及日本的學術思想、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面向。

除宋恕的過人天賦外，因受孫鏘鳴賞識進而與瑞安孫氏聯姻，不但更加完善宋恕的學術、思想養成，更大幅擴展宋恕的人際網絡。包括岳父孫

¹³⁰ 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爲唇齒〉，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5-7。

¹³¹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754-755。

¹³²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頁121-125。

鏘鳴、伯岳父孫衣言的教導，妻舅、連襟們的相互論學、提攜，均對宋恕產生顯著影響。此外，交友圈的開拓亦至關重要。透過友朋網絡的連繫，宋恕與戊戌變法中多位要角過從甚密，彼此相互論學、評論時事，無形中思想產生頻繁交流。儘管宋恕未嘗上奏言事，但不少維新事務的立意與宋恕思想若合符節，略見宋恕在戊戌變法中扮演的腳色。

以宋恕為例，師友網絡除了是觸角的延伸，更具有提供思想資源、政經地位等意涵。因問學、同鄉或姻親等因素，結成緊密的網絡，形成共同體。在傳統中國的倫常體制下，包括日常作息、宦途升遷等，均統攝於這套網絡中。透過師友網絡的通盤關注，可將士大夫的個別腳色定位清楚。釐清士大夫處於哪個師友網絡，將更能準確掌握其政治態度與學術思想的脈動。

除國內志同道合之士外，宋恕進一步藉由師友網絡的連繫結識日本學者，同時，亦輾轉將日本學者介紹給其他師友。因此，在華期間，宋恕能透過與日本學者筆談，深入瞭解文字之外的日本。然此時結識的多為學問僧或學者，借助其著述與言談認識的日本，偏向文化方面。1903年的旅日經驗，讓宋恕能夠實地觀察，也因此具有極大震撼。親眼所及、實際體驗日本的西化成果，更加堅定宋恕向日本學習的態度，並屢屢頌揚日本的進步，甚至近乎誇張的程度。如將日本與中國比擬為天堂、地獄或仙凡之別；1906年，山東提學使連甲奉詔赴日調查教育制度時，宋恕為其送行，嘗賦詩讚揚日本：「三島文明壓五洲，佣夫販婦亦風流。何人不解愛書畫，



有口都能談亞歐」¹³³。但在胡適 1910 年的記述中，長崎、神戶與橫濱等地，「規模之狹，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遠甚。居民多赤身裸體如野蠻人，……此種島夷，居然能駸駸稱雄於世界，此豈[非]吾人之大耻哉！」¹³⁴胡適毫不掩視對日本的鄙夷態度。兩人筆下的日本，差異可謂判若雲泥。

宋恕的日本經驗在晚清之際並不特殊，但如他堅定主張對日學習並始終支持對日親善態度，卻不多見。病逝於 1910 年的宋恕，未能見到民國成立與日後中日關係的演變，時空環境的變異，是否會讓宋恕的態度改變？如同章太炎在〈印度人之觀日本〉一文的批評論調¹³⁵，甚或近於宋教仁的強烈抨擊，謂其係「假同洲同種之誼，懷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窺吾間，以數數謀我者，此則真為東亞禍源唯一之主要原因」¹³⁶。但筆者以為其間態度的轉變或許有限，以甲午戰爭為例，宋恕並未因高漲的民族主義而對日採取敵對立場，甚至在與孫寶瑄的談論中，直指袁世凱為禍首，因「其事為袁世凱所虛造，而兩國因之釀戰禍，至於割地賠費，使支那受重辱，損元氣」¹³⁷，顯見宋恕對袁世凱頗有微詞。1905 年嘗謂：「袁氏近年以威權太盛，於實力之外兼欲博取虛聲，又思廣羅名士以歌其功，

¹³³ 宋恕，〈送連仲甫東渡調查教育制度〉，《宋恕集》下，頁878。

¹³⁴ 胡適，〈致胡紹庭、章希呂、胡暮僑、程士范〉，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6。

¹³⁵ 章太炎，〈印度人之觀日本〉，《章太炎全集》4，頁364-365。

¹³⁶ 宋教仁(著)、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39。

¹³⁷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頁307。

頌其德」¹³⁸，益加說明宋恕對袁世凱的態度。可惜宋恕終究未能見到嗣後中日關係的演變，或袁世凱與日本的關係，不論其間態度的延續或轉變，均值得深入探究。

六、 徵引書目

(一) 專書

1.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6。
2. 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
3. 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4. 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滙編·中日詩文交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 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滙編·日本軍事考察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任達(Douglas R. 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第2版。
7. 宋教仁(著)、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
8. 李世眾，〈晚清士紳與地方政治——以溫州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¹³⁸ 宋恕，〈致孫季穆書〉，《宋恕集》下，頁748。



9. 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10. 岡千仞，〈觀光紀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11. 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東京：六興出版株式会社，1989。
12.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13.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
14. 胡珠生(輯)，〈陳虬集〉，溫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5. 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6. 孫雪梅，〈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隸省爲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17. 孫雪梅、劉雨珍(編)，〈日本政法考察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 孫鏘鳴(撰)、胡珠生(編注)，〈孫鏘鳴集〉，上、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9.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 狹間直樹(編)，〈梁啓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21.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22.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3. 張桐(撰)、俞雄(選編)，〈張桐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24. 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溫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5. 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
26. 陳虬、宋恕、陳黻宸(撰)、胡珠生(編)，〈東甌三先生集補編〉，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27.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
28.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
29. 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
30.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31. 黃遵憲(著)、鍾叔河(輯校)，《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2.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33.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東京：成文堂，1998。
34.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35. 譚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
36. 蘇淵雷(編著)，《宋平子評傳》，上海：正中書局，1947，滬一版。

(二) 論文

1. 及立平，〈論宋恕的社會批判和社會改革思想〉，長沙：中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2. 王洪軍，〈宋恕教育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3. 左鴻熙，〈宋恕的變法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4. 宋平章、王林，〈宋恕維新思想述論〉，《史學月刊》，3(開封，2000): 44-50。



5. 周啓乾，〈晚清知識分子日本觀的考察〉，《日本學刊》，42(北京，1997.11): 68-84。
6. 徐玉鳳，〈論宋恕的文化思想〉，山東：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0。
7. 許峰源，〈日本大阪內國勸業會與近代中國博覽會的興起〉，日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研究》編輯部主辦，“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2006.8.17-18，105-114。
8. 彭國運，〈宋恕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9. 黃珍德，〈論宋恕的儒法之辨〉，《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廣州，2001.04): 79-84。
10. 楊際開，〈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觀——宋恕與變法運動〉，《二十一世紀·網路版》，6(香港，2002.09): <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
11. 楊際開，〈宋恕反理學思想的內在理路〉，《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3(香港，2004.02): <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
12. 楊際開，〈宋恕變法理論與清末政治思想〉，《思與言》，39.4(臺北，2001.12): 129-168。
13. 萬彩霞，〈宋恕維新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2。
14. 劉練軍，〈評價與反思：晚清溫州維新知識群體〉，《二十一世紀·網路版》，17(香港，2003.08): <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
15. 歐毅，〈晚清浙江地區知識份子的思想特質：以宋恕、陳虬、陳獻宸為主要探討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



Song Shu's teachers and friends' network and his concept of Japan

Yi-Hsuan Tang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ong shu is a famous thinker in late Qing dynasty. Because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craft thoughts of the Yong-Jia School in the Sung Dynasty, Song shu was devoted to reform the absurd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 He once went to Shanghai, Nanjing, and Hangchow. Because of eyewitnes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city that in a chaos caused by war and the prosperous Shanghai, Song shu was more confirmed his consciousness of reform. Successively Song shu met Chang chi-dong, Li hong-chang etc.,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reform. But do not be taken seriously.

Besides Yong-Jia School, Buddhism and western knowledge, eastern knowledge wa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in Song shu's thoughts. He began to read Japan history and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 of Ming-ji Reform in 1887. Through friends introduced, Song shu acquainted some Japanese in China and communicated by writing. In 1903 when Song shu visited Japan, Japanese scholars greeted him. This visit experience increased him to learn from Japan.

The research would Investigate Song shu's concept of Japan and looking for teachers and friends' network in his life, learning and thoughts.

Keywords: Song shu, teachers and friends' network, the concept of Japan, ideological resources

